

干什塔城的饒豐

涅維洛夫著

穆木天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豐饒的城塔什干

涅羅洛夫著

穆木天譯

上 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0, 4, 1, 初版

— 1 — 2 0 0 0 —

實價每冊八角

豐饒的城塔什干

祖父死了，祖母死了，隨後父親也死了。只剩了密西迦，母親，和兩個小弟弟。最小的有四歲，中間的，八歲；密西迦，他，有十二歲。這個小社會裏，沒有人能擋得硬兒。一個在要白米飯，又一個用刀削風標玩。母親又不大健壯，因為天天挨餓。她到河裏去打水，回來都很吃苦。今天她哭，明天她哭，但飢餓是無情的。有時是一個人被人們抬到墓地裏，有

時一下子就是兩個。米凱拉老爺子死了，瑪麗娜老媽媽死了。家家戶戶，人們都預備棺材。有馬有牛；人們都給吃淨了，現在人們在打狗打貓吃。

密茜迦深深地反想。

家大；做活兒的人們都小。他最柱棒。父親死以前很說過這樣話。

——是你啊，密茜迦，你得作家長啦。

密茜迦走到街裏；人們在講論塔什干。那裏面包不貴，只是得到那裏去：一去兩千俄里，回來兩千俄里。沒錢什麼都辦不到：得花車票，得買通行證。

聽了好久，密茜迦問道：

——一個小孩子能到那兒麼？

——是你願意去麼？

——怎會不願意呢？我要埋在坑裏啦；人要看不見我啦。

人們笑。

——不得，密茜迦，你得在家裏待上一待啊。除你而外，別人是作不到的。再等上四年五載，那時你就可以去啦。

但密茜迦不相信他們。他眼瞅見了那座豐饒的城市塔什干，他什麼都不怕。當他感到有恐怖來的時候，他立刻努力又鎮靜下去。

“要試，啊，你不是個小姑娘。若是你找不到乞討，你給人傭工。你頂你父親拉了足足一夏天犁耙；你會套馬。並非是因為你有些年輕；你做活頂一個大人一樣。”

密茜迦沈入深深的反省裏。

豐饒的城市塔什干，總離不開他的腦袋。他計算起來：兩千俄里，到算不得遠啊。若是走去，是的，到是有些路程。但是坐火車啊，三天就到了。還不用通行

證，看見了一個小夥子，人們總會說：
“不要傷害他，同志們，他是密西迦，
他挨餓啦。他有多大重？算上臟腑，也
不過剛剛半波特。”若是人們從車裏把他
趕出來，他可以在車頂上呆兩天。他很
會攀樹掏喜鵲窩；那比車頂還危險，但，
就是那樣，他都沒有挨過摔。

看見了他的朋友，那比他還年青些的
瑟琉吉迦，卡爾普金，他高興了：

—— 你同我去麼？

—— 哪兒？

—— 到塔什干找麵包去。兩個人去，
是很快活。如你遇着什麼事，我幫助你。
如果我遇着什麼事，你幫助我。無論怎
樣，這裏，找不到吃的。

瑟琉吉迦遲疑。

—— 可是若是下雨呢？

—— 在夏天雨是煖的。

—— 可是若是兵趕我們呢？

—— 我們慢慢地跑罷。

瑟吉躊躇。他在他鼻子裏挖了兩挖，
說道：

—— 不得，密西卡，到不得那裏啊。
密西迦指天作證。

—— 靠上帝，會到得那裏，只是得不
害怕。現在到處是赤軍，他們不會趕我
們。他們看見我們挨餓，他們會給我們麵
包吃。

—— 人小，會害怕呀。

密西迦強說，硬辯說：他們終久不算
小。只有一件事，瑟琉吉迦是小都不定！
密西卡他是要照管一切的；他在火車裏找
坐位，他打聽人。啊，他們不是小姑娘！
事情若是弄糟了的時候，他們就忍耐一
下。若是他們從火車裏被人趕出來，沒要
緊：兩個人在一同是會有勇氣的。他們隨

便在什麼地方過夜，他們少少走一走路。以後，等到軍官們轉過身去，他們再上別的火車。

——我們幾時回家呢？瑟琉吉迦訊問。

——很快。至多，四天去，四天就回來。我們每人拾到二十立窩的麵包，我們就走，那不會怎麼重……

瑟琉吉迦高興得眉飛眼笑：

——我要帶一波特來。

——別費事。拿多了，就該叫別人拿去了。我們一認得路，我們最好是再去。

——當誰都不許說呀，密茜迦！

——當誰都不說。

——你知道，我知道，就夠啦：万迦和古士迦想貼在我們身上，但他們怕巫婆們。同他們一起，哪兒都去不了。

——可是你，你不害怕麼？

—— 怕什麼？夜黑頭墓地裏我都敢去。

母親在床上呻吟着。費迦，那最末的
那一個，拉着她的裙子巾，手指頭插進她的嘴裏，要麵包。第二個，亞什迦，在削着一個木槍，預備打家雀。

“我一打打他三個，他自己說，我好解餓。我給費迦和媽媽一點兒。若是我能打吊一個鴿子啊！”

密西迦走進空的挨餓的板棚子裏，把帽子卡到眼睛上邊，蹙着眉頭。突然間他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他站起來，腿劈

開像一個大人。

—— 你躺下啦，媽媽？

—— 我今天覺着不舒服，兒啊。

—— 我，我要去塔什干找麵包去。

—— 哪一個塔什干呢？

—— 那是離這兒有兩千俄里的一個城，那裏麵包很便宜。

密西迦講話講得靜靜的，如同一個真的農民一樣。

母親用驚訝的眼睛瞅着他：

—— 不要拉蛋，我不明白。

密西迦井井秩序地講述起來：那裏有好些的水菓，到那裏有好些好些的麵包；一次一個人可以拿三十個立窩來（他加上了十個立窩，爲得好說服他母親）。他講得很精密，如同一本書一樣，報告了他所聽見的一切，以及他自己所想像的一切。一去至多是四天，四天就可以回來。

—— 不要怕，媽媽。

—— 可是若你不回來呢？

—— 我回來。

—— 注意，兒呀，你要叫我夜裏睡不着覺喲，我必一心一意想你呀。大人都不能冒險到那兒去的，何況……

—— 對於大人，媽媽，是很難很難的。得要車票和旅行證，同瑟琉吉迦一同，可以偷着。無論怎麼，我這方面，是用不着人掛心的。費迦和亞什迦你往哪兒消放呢？可是我啊，我什麼都不怕。

—— 是的，但得注意點，密茜迦。爲基督的愛，我哀求你，不要攀到頂上呀！請上帝保佑我們，若是晚上你睡着了碎下來，你就要死啦。最好是斯斯文文的，叫人們給你找個好坐位。若是剩下了我一個人，我又怎麼辦呢？

—— 別怕，媽媽，我不會碎下來。

密茜迦瞅了瞅脚後跟穿窟窿的苧麻草鞋，蹙了蹙眉頭。

——他媽，穿亂了！

但他立刻又鎮靜下去。

——現在不冷，可以光腳走路。

他在磨石上磨了他那把好的刀，用錐子在刀把上穿了個窟窿，把刀懸在他的皮腰帶子上，防得丟失。他在一條布巾裏放了些鹽，結了一個緊緊的疙瘩，叫牠不撒。他隨後取了一根麻繩；人是不知道路上會有什麼事的。他的亡父永遠是這樣：當他出去趕集的時候，他拿一個車軸，一個車輪，一個車架，預備替換。密茜迦用不着車輪，但一根繩子對於他會是有用處的。

母親去找了一條口袋，用碎布兒在各處又縫補了一下。

——你拿一個夠啦，密茜迦？

——給我兩個罷，那麼，我就連一個麵包渣都不會弔啦：誰知道？人們或者給我面包皮呢。

母親有了意見。

——你說得很有理，密西迦。你碰到什麼你都拿來。或者你也可以帶一點兒穀子當種糧呢。

母親走進放東西的地方，脫弔她的襯衣，割弔一邊作一個口袋。

亞什迦扔弔木頭槍，驚詫着瞅着他的哥哥。

——密西迦！

——怎麼？

——瑟琉吉迦也同你去麼？

密西迦未有回答。他走出到院心裏，向四外瞅着。

多麼的不幸啊！

一個車輪，一個套包，拉在地上，但

已經沒有馬，也沒有牛了。先前，母雞們
咕咕地叫，公鷄放大着嗓子唱歌；現在，
只剩下了幾根柱子，和一個零落破爛的雞
架。有什麼要緊！他會有機會到塔什干，
那一切都可以解決了。最要緊是不要害
怕。別的人們去了，密西迦他也要去試一
試。不能是因為他年紀小，大人就會比他
作工作得呀。

III

街裏，人們還在講論塔什干。他們思想，圍繞着這不可思議的國土轉來轉去；他們講究着牠的葡萄，他們夢想着三月麥田和秋麥田，用以激奮他們的想像力。哎，那麼便益呵！真是一個天國！可是，難的就是到那裏去：得有車票，得有旅行證。

密西迦，他，不害怕。

塔什干在他面前屹立着，好像是在童話裏一樣：一個富饒的國土！好些的葡